

Name: 潘敬鏗

Country: 香港

公投之五一三

許港台節目是資訊性節目的最後防線，預算雖然愈年緊縮，但無疑優於無線的自家製作，多元化之餘，更不會盲目，獨孤一味，無論內容是談歷史談民生，都以和諧經濟社會形態包裝大部分普世價值。若社會發展純以經濟角度出發，其走向何等危險。然而這社會的風氣卻帶領不少人向金錢世界走去，被政府與商家主導的「安居樂業」思想牽著走，不願脫離制度，不願作出改變，不願徹頭徹尾改革制度的不公與人惰懶的僥倖心態。

無可厚非，不少科學、社會學研究出來的成果，都成了商家的生財工具，資訊以消費作主導，前景的主調是和諧發展，我們難免走進以理想未來作目標的胡同，依照社會默許了的階級流動規範行事，不願打破一些看似應該是美好生活的構想，抱著總有一天自己有能加入那個寡頭壟斷的遊戲，或者有飽飯吃就心足的心態：「自由市場漸漸會均衡發展的了。」竟以為於叢林中站到最後就是勝利，續成最自由經濟體系就代表其發展優勢，這裡有股市有樓市，甚麼都不缺，被建構都不自知。縱說所有人的概念都逃不過被建構的危機，但若明知被代表被逼選擇是衝著公義而來，那麼眼前的抉擇，又會否變得清晰可見得多呢？

若一個地方的內在繁榮景象，是由把玩高地價政策得出神入化而來，大部分市民都為房地產業打工，財富分配「嚴重」不均，竟存在有得食就要心滿意足的階級，就算我們知道貧富懸殊不會因為民主而徹底消失，那又代表我們要合上手望向天，甚麼都不做嗎？質疑民主是理所當然的，但質疑過後更應該明白那是現存體系中最有效維繫公義的制度。

對，民主來了，也不會立竿見影，從我們身邊趕走一切不公義，它不是萬靈丹，我們應該承認那是對未來的恐懼，合情合理，就算西方國家奉行多了久遠民主體制，也改變不了自然規律，世界何來絕對真理。倘若前景不明朗，民主確立不了未來發展的清晰路線，沒能當下提出改善民生的方案，也不是我們要向極權投降歸邊的理由。於這個新民主運動的起始，「公投」的成敗竟轉化成為道德上與功能上的爭執，而放棄了一次展現民意的機會。普羅大眾就算了，何況公義理應存於人人的心，那不是複雜的道理，為何不少理性溫和派都因為「掙蕉」與被代表而忽略了最簡單但卻最該被忽視的問題：到底我們想要民主嗎？

部分質疑甚至反對「公投」的人，有者順勢討伐公社是社會主義先驅，有者要奇怪地復原議會和諧但不公義的風氣，有者提出民主為人民帶來甚麼的問題，有者提出反中亂港的罪名，有人擔心民主反會成為孕育共產的溫床，雖然荒謬，但確各方意見，層出不窮。這一點五億值得花了罷？

其實要撫心自問的可以很簡單，到底自己支持民主嗎？有堅持自由意志的渴望嗎？答案若何？相信大同小異。

當然會有人續說，一百萬人踏出這一步也不能問啟對話的大門，續說與其要民主但暴力的議會，寧願繼續和諧下去，抱擁經濟至上信條，不願改變。我們可以質疑公社兩黨各懷私心，就如聖人都可能是偽善，但難道真情真義的卑鄙小人就更值得欣賞。民主有異與當下不公義的制度，執著選票但代表不了市民的人，我們不喜歡，可以二話不說，一腳踢走，但你說，有誰能夠直截了當踢走功能組別，就算我們不是「逢中必反」，他們也有支持不公議案的說話，市民的反對聲音又有誰聆聽到？要踢走的人，其實顯然而見，就算你說他們是社民連，但我們有權嗎？

公義面前，其實答案很簡單。支持民主的，沒理由不投票，縱然部分是為了彰顯自由意志；反對民主的，我都渴望有更能紓解社會不公的方法，但如今只能說一句：五一六站出來投票，不要當一個沉默的旁觀者，你投白姐姐也你的理由，都會受得尊重，因為你總算有想過何謂「改變」，只是一時三刻未想通罷了。

**平成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木曜日。
午後九時二十一分。**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7064186/%e5%85%ac%e6%8a%95%e4%b9%8b%e4%ba%94%e4%b8%80%e4%b8%89/>